

第九回 屠本赤掠賣故人兒 楚雲娘途逢舊僕婦

詩曰：

忽忽枕前蝴蝶夢，悠悠覺後利名塵。
無窮今日明朝事，何限生來死去人。
終異狐狸同窟穴，卻從蠻觸鬥精神。
槿花開落從朝暮，始信蜉蝣未是真。

話說楚雲娘搬了屋，感得柳學官不負心，還了六年前的五十兩冷債，楚雲娘賴他將就度日。當不得朝廷無道，金人連年入寇，東京河北各處郡縣，土崩瓦解。那徽宗支持不來，沒奈何，禪位欽宗，自稱太上皇、道君教主，終日在艮岳上遊玩。欽宗改年靖康。才用李綱，又革了以謝金人；才用老種經略，又停了經略。朝綱顛倒，沒人敢言。到了靖康二年，金人竟把徽欽父子、皇后嬪妃，擄個罄盡。正是：

宋祖開基二百秋，當時天命有人謀。
契丹昔借陳橋返，兀術今來汴水游。
燭影不明開斧鑕，金珮失信自箕裘。
始終亡國皆奸相，寡婦孤兒一樣休。

此時中原無主，金兵所到，說不盡那焚劫之苦。這武城縣地方，是經過一番的，這些百姓一聞金兵過河，便東奔西逃，星夜雲飛。別的人家還有男子領路，可憐雲娘和這六歲慧哥，寡婦孤兒，逃往那裡藏躲？一個泰定又夾傷了腿，細珠又是個老實丫頭，從來不大出路的。一時間見人家亂跑，也只得叫泰定背著慧哥，一行主僕母子，挾著包袱布被，走出城來，也在人叢裡亂走。

忽然金兵到來，但見他拐子馬放開一衝，那些逃難百姓，如山崩海擁相似，那裡顧得？泰定略回頭一看，早不知雲娘和細珠擠的那裡去了，叫又叫不應，只得背著慧哥往空地裡飛跑。且喜金兵搶進城去，不來追趕。這些人拖男領女，直跑到十里以外，各處藏躲。這些土賊們，也有奪人包袱的，也有報仇相殺的。生死在眼前，還改不了貪心狠毒，如何不遭殺戮！可憐這泰定又走又怕，忽望見屠本赤臉上著了一刀，帶著血往西正跑，他家小黑女挾著個包袱，跟著屠二老婆一路走。泰定也是急了，叫聲：「屠二叔等等，咱一路走。你沒見俺大娘？」屠本赤回頭，那裡肯應。泰定趕上道：「且慢走，金兵已進城放槍去了。咱商議著那裡去好？」本赤騙的人家銀錢，做了些生意，都拴在腰裡，帶了些行李，也都被人奪去，還指望泰定替雲娘帶得有金珠首飾，就立住了腳，和泰定一路商議往那裡去躲。本赤道：「西南上孫家村，是孫五家，緊靠著河崖，都是蘆葦。那裡還認得人，且躲一宿。」泰定心下還要找尋雲娘，又不知往那裡去好，沒奈何，跟著走罷。把慧哥放下，拖著慢走。這孩子不見了娘，又是饑餓，一路啼哭。屠二老婆看不過，有帶的乾餅和炒麵，給了慧哥些吃。這孩子到了極處，也就不哭了，一口一口且吃餅。

將近黃昏時候，方走到孫五家。那裡有個人影？牀帳桌椅還是一樣，鍋裡尚剩下半鍋飯，也沒吃了，不知躲在那裡去了。這些人餓了一日，現成傢伙，取過碗來，不論冷熱飽餐一頓。前後院子靜靜的，連狗也沒個。原來孫五做小鹽商，和趙監生合伙，先知道亂信，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，那裡去找？虧了屠本赤有些見識，道：「孫五躲了，這屋裡還有東西，咱多少拿著幾件，休在他家裡宿，恐有土賊兵來要掃巢子，那時沒處去躲。」

且到河下看看，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裡，沒奈何，也就地打了窩鋪。到了二更天，果聽見村裡吶喊，發起火來，把屋燒的通紅。這些人們誰敢去救？待不多時，這些男女們亂跑，原來賊放火燒這蘆葦，一邊擄掠，又搶這人家的包裹，誰顧的誰？

到了天明，泰定不知那裡去了，只落下個慧哥亂哭，撇在路傍。屠本赤撇了各人去躲，他老婆還有人心，道：「丟下他也過意不去，咱只當積個天理，領著他罷，等泰定來交與他，再做商量。」屠本赤只得帶著慧哥。也沒人背他了，跟著飛跑，只怕撇下。他初意要尋戚小奇家，到此際沒有主意，只得順著河沿而去不題。

且說這雲娘和細珠叫了泰定一回，不見答應，人馬亂撞，只得走開。要找岑姑子庵，全不知那條路是，隨著這些逃難的人亂走。到了天黑，沿著林子裡一南一北的亂撞，不敢住下。直走到二更天氣，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。雲娘哭一回，走一回，只見前面有一條白光，照的明朗朗的，引著又走。聽得狗叫，幾間小屋露出燈光，是一家莊戶人家。細珠道：「咱走乏了，月黑裡又沒處去，且等到明日，只怕泰定來找咱。」雲娘沒奈何，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，著細珠叫門，要碗水吃。

細珠推開門道：「家裡有人麼？俺是躲難的，要口水吃。」只見屋裡跑出個小媳婦來，也沒穿布裙，拖著兩條褲腿兒，道：「你是誰？這聲響兒好熟，倒像大娘家細珠姐一般。」進屋去拿出燈來照了照，上下一看：「可不是細珠姐麼！」細珠看了一會，才想起來，是紅繡鞋房裡使的金橘。因他娘紅繡鞋作了業，嫁去了，因把金橘作三千錢，叫他娘家來贖了去。今年二十二歲了，嫁了個莊家漢叫王有財。在這河崖上住著兩間小屋子，每日打柴城裡去賣。只有一個牛，著土賊趕的去了，他漢子去找，娘和他守家。這金橘極孝順，婆婆著他去躲，死不肯去。見細珠說「大娘在屋後場上哩」，連忙跑來，請雲娘進屋裡去——這老婆子沒眼，耳又聾，細珠把燈剔了剔——著雲娘上炕，一頭坐著，忙去碓裡倒水做飯，好不慇懃。正是：

歌兒舞女歸何處，畫角朱門住不成。
不及田家癡蠢婦，猶存一飯主人情。

按下雲娘不題，且說屠本赤夫婦領著慧哥，走的乏了，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，又哭又叫，幾番要撇在路上。本赤一頭走，一頭罵著道：「想恁爹活時，奸騙人家婦女銀錢，使盡心機權勢，才報應到你這小雜種身上。今日你娘不知那裡著人擄去，養漢為娼，你倒來累我，我是你的甚麼人！」那慧哥越發哭了。本赤跑上去就是兩巴掌，打是這孩子殺豬似叫，又不敢走，又不敢住。到是老婆心裡過不去，道：「你當初和他老子也吃酒也吃肉。你就這等沒點慈心，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，等到個寺院裡，把他寄下罷，也是個性命。半路上丟下這孩子，千家萬馬的，也傷了天理。」說的本赤不言語了。

走到天晚，可的到一個觀音堂，緊閉著門。本赤走渴了，叫門要碗水吃。老和尚開門請進去。本赤見和尚把水，燙得滾滾，

說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多少年紀了？」和尚答道：「今年七十了。」本赤道：「你沒有徒弟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命裡孤，招不住。」本赤道：「我有個孩子，舍在寺裡吧。如今因路上沒有盤纏，只要你一千錢做腳力。」和尚道：「不知可好，領來我看看。」本赤領著慧哥進來，和尚看了一眼，暗暗點頭道：「好個孩子！幾歲了？」本赤道：「七歲了。」說著，和尚進房去，拿出一串銅錢與本赤。本赤接去了。又要留他住宿。本赤怕金兵出營放槍，領著老婆一路往西而去。可憐這是南宮吉恩養的好朋友。有詩以戒交結小人云：

食客場中定死生，悠悠安得歲寒盟。

虎狼分肉呼知己，鸚鵡束鳥成群號弟兄。

春到桃花偏有色，秋來楊葉自無情。

托孤門下馮驩少，狗盜雞鳴不足評。

老和尚收下慧哥，知是因緣，就與慧哥剃了頭，尋出領舊破衲襪來，改成一件小僧衣，又做了僧鞋僧帽，起名了空，教他打磬燒香、唸經寫字。那了空原有善根，也就合掌念佛拜佛，和天生小沙彌一般。也是慧哥安身立命的去處，雲娘舍珠雕佛的因緣。世間絕處逢生，苦中得樂，原是這等。且按下慧哥在此為僧不題。

卻說泰定在河下蘆葦中守著慧哥墩了一夜，誰敢合眼。只見村裡喊殺連天，火把亂明，把河裡蘆葦柴燒著。男婦們怕火燒，都走出來，被這些土賊們搶衣裳的，擄婦女的；把泰定也上了繩拴著。這些人們到了一個大空寺裡，坐著十數個賊頭，沒有弓箭馬匹，都是些莊家槍棒。滿滿的一寺婦人，也有認得的，放了去了，也有留下的。這些壯漢們，拿來跪下，但說不肯做賊就殺。泰定尋思：

「這些賊們，且哄著他，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。」將主意已定。問到他的名字，說是泰定。一個人跑下來看道：「你不是泰交字麼？」原來泰定號交字，在南宮官人宅裡，誰不知道。連忙解了繩子，請上殿去，有的是熱酒大肉——都是村裡抬來的，給泰定吃。泰定細看，才知是宋小江兄弟宋二狗腿，在這裡做賊。因問泰定南宮吉家的事，泰定才將失散雲娘，並昨夜不見了慧哥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要辭了去找尋。宋二道：「你沒處尋，出門去撞著人，連性命都丟了，我著人各處替你找罷。這村裡孩子們，我都叫來你看。」原來宋二和她嫂子苗六兒、姪女宋秀姐，領著接客，又被金兵搶去了，因此在這裡做賊。

過了兩日，這宋二與泰定一桿槍，著他管五十個賊。那夜又去搶村，泰定瞧著無人，丟下槍，一溜煙走上大路，各處找問雲娘、慧哥信去了。真是：

珠沉罔象無尋處，雁過秋空不定蹤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